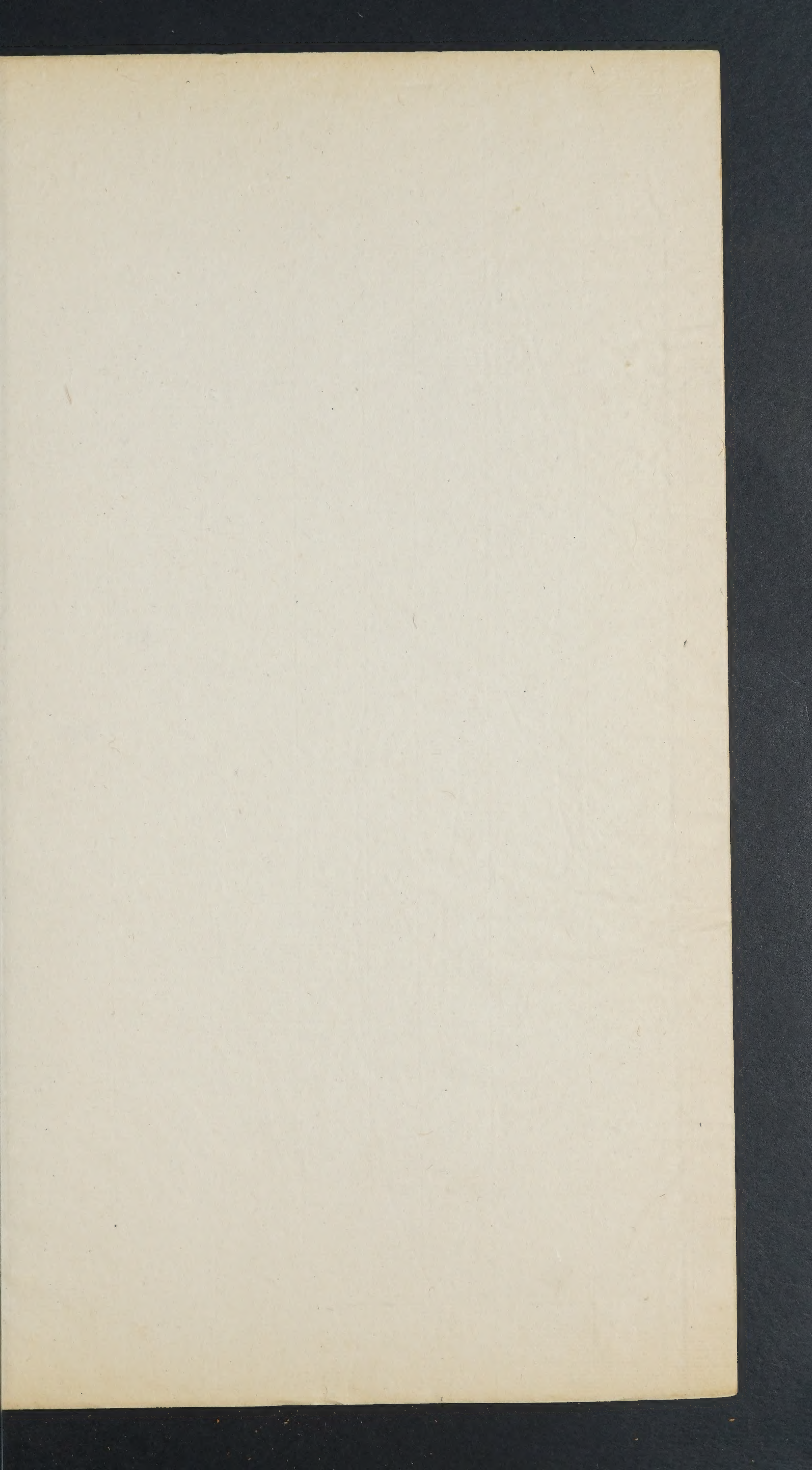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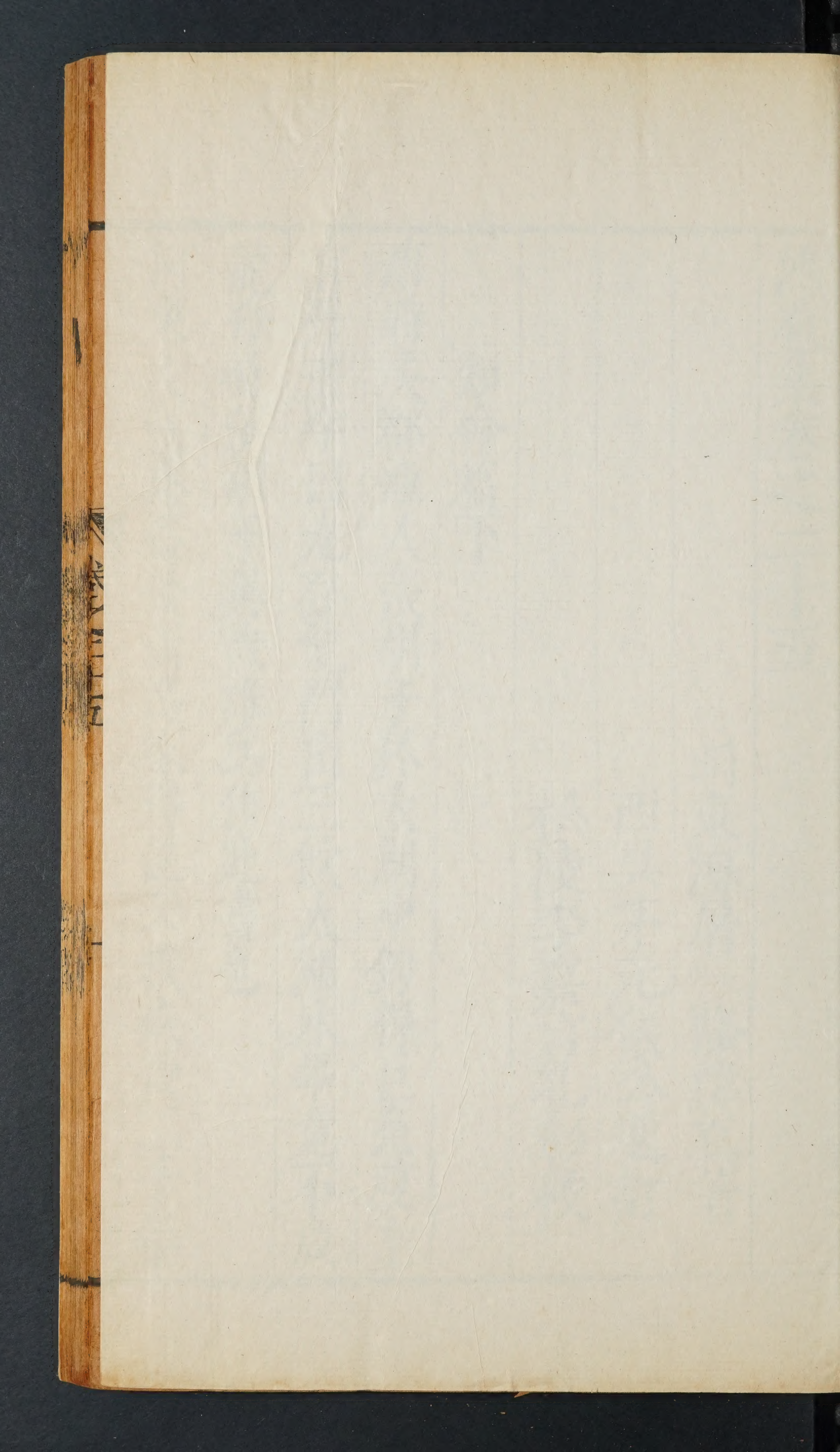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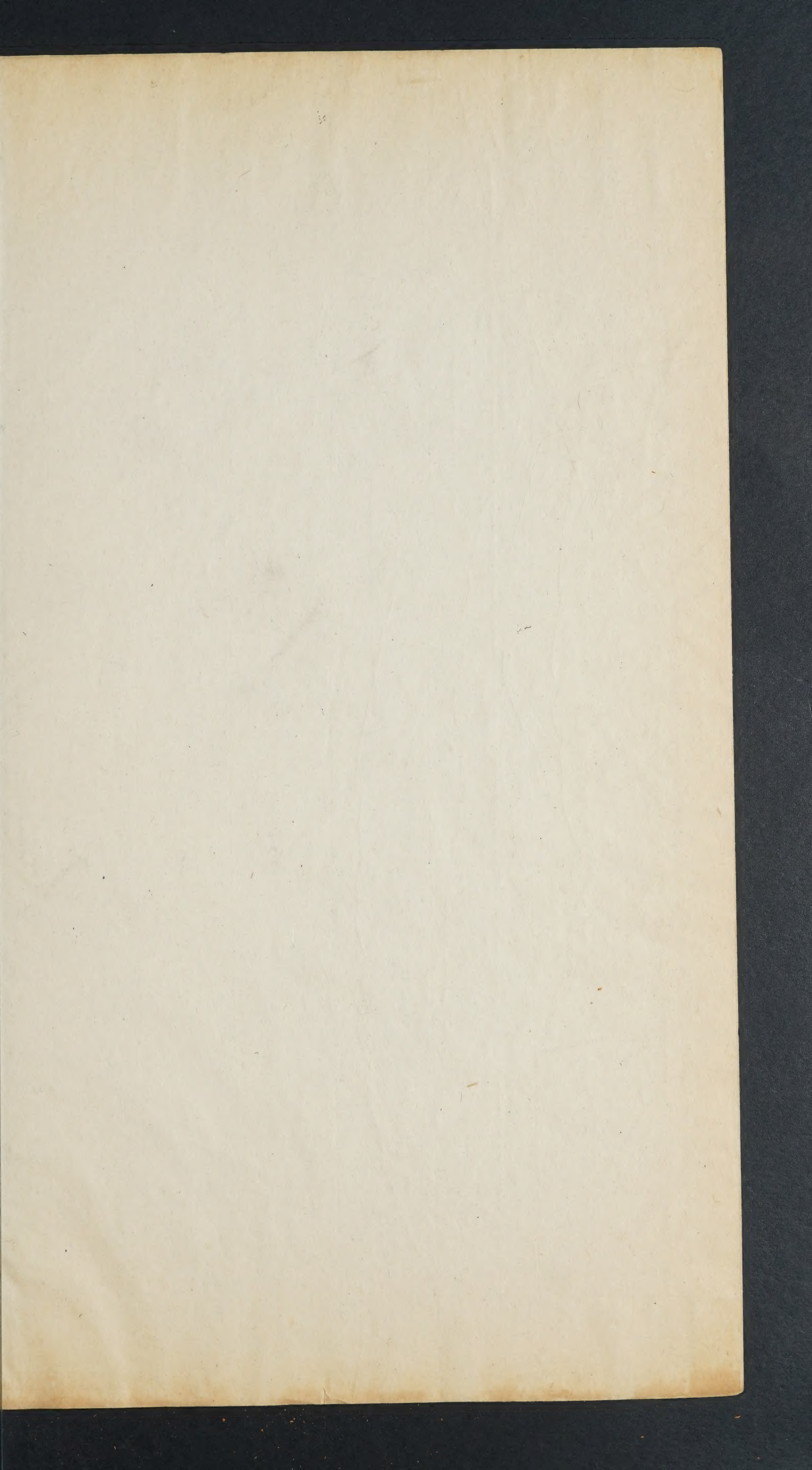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二十五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知命篇下

唐時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中釣得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異哉誰爲作此書也

河東人張恩盜發商湯冢得誌云我歿後二千年

囷於恩成湯聖人前知其餘事矣又仲尼秘記云

董仲舒亂吾書理或亦有此也

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冢

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

吾上高原流之乃爲改葬焉

隋廂叔謀開睢陽河土中有堂室漆燈四壁彩畫

花竹龍鬼之象中有一棺啓之一人容貌如生肌

膚潔白如玉髮自頭出而覆其面一石銘其字云

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

泉得逢麻叔謀塟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
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遷塟城西隅之地
左衛將軍王果謫爲雅州刺史泊舟江中仰見一
巖洞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巖覲之得銘曰欲
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歎曰今日謫雅
州數固爲此人乃收瘗之而去
寇謙之刻石爲記藏於嵩高山上人得之以獻唐
高宗記文有木子當天下止戈龍李代代不移宗
中鼎顯眞容基千萬歲善解者云木子當天下謂

唐氏受命也止戈龍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李代
代不移宗中宗中興代宗亦中興也中鼎顯眞容
貞眘聖之徽嗣也基千萬歲隆基玄宗名也千萬
歲謂曆數久長也有唐大數有道之人燭照數記
鑿鑿如是哉

衛先生大經學道通微卒後墓於解梁之野開元
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灌鹽田壞丘墓
甚多至衛先生墓發地得銘云姜師度更移向南
三二五步師度見而異之卽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

之墓數十步

韓愈有姪名湘字清夫遇雲房公授道旣成歸省其叔愈令試其道術湘曰解結逡巡子能開頃刻花花上現字二行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後竟以諫佛骨貶潮陽路中遇風雪如湘詩所云

裴度討吳元濟掘地得一石上有銘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無解其意有一卒上賀曰元濟成擒矣井底一竿

竹竹色深深綠者言吳必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
萬兵爲一方帥喩其榮也鷄未肥言無肉也肥去
肉爲巳字也酒未熟言無水也酒去水爲酉字也
障車兒郎且須縮障車兵革之士也且須退縮敗
也巳酉日元濟必敗矣李愬果以巳酉日擒元濟
卒亦不凡人哉固未可以行伍中忽之也未來之
事非至人不能前知所以前知數先定故也覽此
者亦可以安命矣
韋固遇定婚老人固尚未娶問之曰某婚事遲淹

近議婚潘司馬女可得成乎老人按冥牘曰未也
君之婦三歲矣曰安在老人曰此店北賣菜家嫗
女耳固曰可見乎老人引之見有眇嫗抱三歲女
來弊陋亦甚固大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
當食大祿因子而貴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以一
小刀付奴子入菜肆中刺之誤中眉間而逸後長
卒爲固婦固見婦眉間常貼翠鈿子問之曰幼時
爲賊所刺固知婚姻定數豈人力所爲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眞

如畫性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挽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大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亾普聞遂祝髮出家謁石霜諸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求傳至道石霜曰待按山點頭卽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遍遊名山石霜曰逢乾卽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邵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卽撥草至山陳嗣一見

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子嗣遂入山墾種後谷曰之人往視之見菴廬一所行者數人菜已青矣蓋耕種菜者乃山神行者乃虎也既而道德播聞緇徒雲集遂成巨刹至人所指示住處蓋緣法在此也

白浦民剖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雲蒼蒼明年無糧次年黃巢寇起州郡多荒

唐莊宗於晉陽崇福坊土神見其神首煙生騰郁如曲突之狀後晉高祖石敬塘時復然不知何祥

符也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温唐昭宗勑太祖改名全忠
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勑命旣
行追之不及後果簒大位
吳越王錢鏐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一隣媪
强留之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因遊
錢唐占之遇鏐遂大驚曰子骨法非常大貴人也
願自愛後起卒伍破王郢敗黄巢斬劉漢宏平董
昌封吳越王死謚武肅先是鏐築錢塘苦潮嚙堤

鏐命武士三千以强弩射潮潮不敢至塘遂成
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
唐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
璞作至鏐而應
梁開平二年使將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
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
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
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
上天符命豈缺文乎丙申之歲必有石氏王此地

者字天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申字也易晉者進也後至丙申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有天下如讖言

宰相鄭珏與李愚同爲學士忽一日鄭之閤下生一白麻李曰丞吉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天命也時亢旱麻益長茂高丈餘制出果珏拜相李後亦拜相忽暴雨一庭俱爲白沙李公甚惡之果卒塟於伊闕得吉地於白沙里皆前定也

周太祖微時嘗晝寢有如小虺五色出入顴鼻之

間有神尼同姓見太祖曰我宗天上大仙當爲世界主及爲樞密北征如澶淵日邊有紫光氣當太祖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坐齋室中忽有黃氣起於前繚繞而上遽際於天於黃氣中仰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駭曰予在室中而見天象不亦異乎

周世宗在民間就江陵王處士卜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處士大驚曰凡卜筮而蓍自一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

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佯爲怒責私心甚喜

吳越王錢鏐既開國僧貫休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句鏐愛其詩遣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方與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逕去後鏐所轄竟止十四州

釋僧緘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於僞蜀落第偶入寺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

和尚其終身行止何如緘曰子將來之事極于明
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一日携處
厚入寺謁太尉杜琮祠俄有數吏麗譙自堂宇間
綴行而出降堦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
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
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宿負壯圖未酬前
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
數已定君亦與其間策入世之名食幽府之祿處
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書一紙

付之處厚別而拆視見書四句云周士同成二王一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剛合周有八士二王處厚與王慎言果百日暴亡

宋太祖微時依隋州刺史董宗本其子遵誨憑籍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長百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去後紫雲漸散及即位召見遵誨曰卿尚記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又太祖天表異常讖云點檢作天子周世

宗求侍臣方面大耳者輒殺之太祖日侍左右竟不能殺天之所興安能廢也先是唐明宗每夜焚香祝天願天蚤生聖人爲中國主宋祖之生寔應明宗之祝矣

王朴寄啓周世宗曰禍起不久矣臣觀玄象大異事關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先當之遂與世宗至郊外止於五丈河旁見隔河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則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漸遠而沒蓋宋朝火德之兆數



日朴卒世宗伐燕道崩明年宋禪代矣

趙普滁陽一布衣學究訓童子村落邂逅一見太祖魚水輒投命也

太祖陳橋兵變時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何往甲士入寺升梯見蛛網布滿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遂捨去

太祖相太宗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當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覩此言天命應屬晉王太祖知

之傳位之意決也久矣
太祖與一道士遊自稱曰混沌醉中歌曰金猴虎
頭四眞龍得眞位至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
日也後問壽得幾何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
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至是夜上御
太清閣以望氣天色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
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是夕帝崩矣
張詠入華山問道于陳圖南先生先生曰未敢許
入道世界方待公救火亦猶衡岳異人之相李泌

也

蜀廣政末成都人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二字時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耳

眞宗夢殿下有萊與殿齊及傳臚狀元蔡齊也

王文正公旦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巳姓名

韓魏公琦知秦州臥疾數日夢以手攀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兩朝定策事豈偶然又琦登第唱名太史奏五色雲見

麗藉帥延安日冬至中夜恍惚間見天象云麗藉
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佇視久之方滅後十
年果爲相人言天何言哉豈有書乎是未知天道
者矣

崔仁冀父詢母方娠而病父欲飲以藥下其胎母
夢人呼曰勿藥恐傷僕射語詢不聽自以火煮藥
見鐺上盤一虵蜿蜒然乃止生仁冀後果官至僕
射

韓忠獻公億將生父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

知門戶之將起也年十六七歲病甚父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又忠獻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綜獻肅公絳職方繹官師維莊敏公縝五子皆貴

章郇公建州人生時家媼將不舉凡滅燭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勿殺相公家人懼乃收養之又得象生時母夢神人授以玉像父夢家庭積笏如山道士伏地上章見天門放甲第榜狀元王拱第

三字不甚明了後狀元榜出果是王拱壽帝親改
爲拱辰人聞甲第天上先爲放榜夫豈偶然
蔡確少年時夢有人告之曰汝當執政汝父作狀
元斯其時也覺而笑曰鬼神相戲乃如此乎吾父
老矣官方致仕豈復有作狀元之理確以元豐二
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已沒五
年三月確侍殿上聽唱進士名狀元乃劒州黄裳
確大驚蓋其父名黄裳也
真宗禱祠求嗣上帝感其精誠眞人受命下生人

世爲宗廟社稷主是爲仁宗恭儉仁恕在位四十二年享國長久海内承平其從來有所自矣

京兆李植約婚曹彬孫女迎娶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即時送還毋家仁宗聘入宫郭后廢遂冊爲皇后即慈聖光獻也事與漢元后相似命應爲國毋鬼神安得不呵護哉

神宗初年杜鵑鳴於洛陽達者謂地氣自南而北天下將亂安石用事遂釀靖康之禍國家之理亂興衰有大數焉而必由人事應之人事即天命也

范仲淹愍一書生貧許以薦福寺碑文助之明日雷擊碎此碑語云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

富弼母韓有娠夢旌旗鸞鶴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弼父富言呂蒙正客也見弼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名相風骨生而異常惟喆人能知之

王曾布衣時以詩謁呂蒙正卷有蚤梅句云雪中

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
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范純仁爲章惇所貶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
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純仁親
扶夫人從溺中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亦章惇
爲之哉若堯夫可謂知命矣
唐介論文彥博被謫渡海風波大作舟幾覆介賦
詩神色不變豐稷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衆惶擾
莫知所爲稷意氣自如楊萬里謫嶺南作詩云月

在荔枝稍上人行荳蔻花間但覺句若北海不知
身落南蠻蘇子瞻謫惠州詩云飽食惠州飯細和
淵明詩子瞻食肉則瘦食蕨則肥若非知命樂天
胡以能爾

祥符中西蜀二舉人應試夜宿劍門英顯王廟雪
夜見岳瀆貴神自遠而至燕會酒行忽一神曰帝
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
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
久之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

私喜嘗爲二人發悉記其賦一字不遺及入場果命此題二人惛然不復能憶一字狀元則徐奭賦後流傳二子見之乃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亦大奇矣

僧志言得道能前知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跏趺仁宗春秋漸高皇嗣未立默遣内侍至志言所問繼統事而不明言志言手書十三郎字緘送仁宗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大統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不顧迫之得潤州字守

節尋䖏贈潤州丹陽郡主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欽若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踽踏門下厲聲詬閽人術者遂聞之謂錢公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欽若單微遠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乃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

正色曰公何言與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臣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天下事何嘗之有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欽若已大拜異哉此術士一聞聲而知之也人其無忽寒畯哉

家牡丹盛開約邵堯夫諸公燕賞堯夫曰牡丹明日午時凋落矣時方盛開諸公不信約明日俱集以待之坐至巳時爛熳無恙諸公有笑者甫

至日午忽麾中群馬逸出突入牡丹臺蹂踐一時
俱盡諸公大駭服康節之數神哉由此觀之一花
開謝尚有定數必不可逃何況人之休咎乎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易曰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此所謂定數也自開闢以來治極必亂
亂極必治治而將亂也天必生不肖之人當路握
柄以惡德而敗壞國家亂而將治也天必生豪傑
之士應運乘時以長策而戡定禍亂至于子孫亾
國亦恒視其祖宗得國之時仁暴厚薄何如而禍

報有輕重焉皇帝傳賢子孫往往作賔備恪魏晉
險惡子孫多受慘禍凶終此數也亦理也
蘇子瞻知貢舉憐故人李方叔才而久不得志將
鎖院緘封一簡令僕送方叔值方叔不在其家奴
受簡置几上有頃章惇二子曰持曰援者來見几
上簡取而開覽之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
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
悵惋不敢言已而場中果出此題二章模倣成篇
竝登上第方叔懊喪幾至閤筆遂復落第子瞻賦

詩曰平生謾識古戰場過非還迷日五色爲此事也方叔毋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徽宗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口爻爻一御製易運云始建元基（高宗御字德基）紹興德壽（紹興年德壽宮）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高宗壽八十一歲）祖傳甲庚吉（太祖子孫再傳）建炎炎共盛之勢（建炎年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由人致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謂方臘亂）肇動壬戈元衡立劫壬寅癸卯（宣和中天下大亂）亦曰哀

哉甲辰乙巳（與金人夾攻燕山）丙午丁未（金人入寇二帝北狩）内有丙火天下生靈塗炭天下至半江表之虞莫知何辜戊申己酉（高宗初立）時正災劫（金人渡江苗劉内變）庚戌辛亥偏重勢輕（高宗航海劉豫稱帝于汴京）壬子癸丑後成改建（改元）紹興甲寅乙卯立應豐穰（是年大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於虜中）祖宗復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即位）云云事歷歷皆驗嗚呼異哉

道教之盛詔命指佛爲金狄詔旨有云金狄之教盛行至眞之道未正又云金狄至而華風變此類

甚多後女眞陷中原以金爲國號遂成語讖云

淳熙中汪藻知舉憐一友人久困場屋密語之云程文冒子可用三古字後場中得一卷冒子用三古字遂取之及折卷非其友人也汪公疑此人輕名重利轉鬻他人恠而責之友人曰某惡乎敢臨場得暴疾幾死不能入試耳汪公太息久之後密問中第者曰子程文冒子用三古字何也其人答曰此事甚怪業承問及不復敢秘某來應試道出富陽暮宿一寺閒步廊舍見停一柩問寺僧僧曰

此某官之女死柩寄于此久不見其家音耗聞已絕無人矣是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家某鄉死而停柩於此有一事特來奉告郎君入場試題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上第其後望郎君攜妾骸骨歸葬故土某如其言果蒙收錄却不知何故汪公駁然竟不言所以嗟乎子瞻爲方叔乃陶鑄二章汪藻念故人乃功德行路科名有定數焉主司何力之有且見人暗室舉動鬼神必知亦可畏矣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廵捕至湯村傍晚休舍

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託宿京旅舍至三更舍外人聲甚喧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牀擒之一人曰恐驚動同牀貴人上帝必怒又一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天將明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人之榮貴豈非素定而神人知之哉

范祖禹毋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舍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名祖禹字夢得王曾生時其父亦夢宣尼謂之曰吾以曾參爲爾子故名曾

輪迴之說信有之也富弼罷相杜門謝客邵堯夫一日謂之日明旦有一綠衣少年至公宜善待之異日公勳名當賴此人秉筆誥朝果一綠衣少年來謁乃祖禹也弼如邵言待之甚厚後果祖禹作鄭公誌傳數之默定如此

王老志知未來徽宗敬信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警懼銷變王黼未達時父爲問名位何至卽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也後黼

作相竟以墨敗國運興衰人生窮達數何嘗不豫定哉但非至人不能前知矣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卽西廊下不見卽日得旨壞狐廟乃胡犯闕之先兆也

徽宗崇寧間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眞人當出不省其意及北行忽悟曰吾昔青童夢豈非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眞之人出也蓋金人犯闕正當丙午也

孫守榮以音律推五數五行知萬物終始盛衰之理嘗私謂人曰吾以音推朝紳互有贏縮宋祚其殆終乎

陳亮慷慨豪俠屢遭大獄天幸不死晚年對策中上旨擢狀元及第一夕而卒命也

濟南府開元寺掘地得古碑磨滅惟存八字云僧盡烏巾尼皆綠鬟後林靈素毀沙門詔改沙門曰德士盡畜髮裹巾天下事何者無數哉

元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

兄弟數人同在院絳寤素無兄弟疑夢爲不然熙

寧中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有韓維陳繹鄧綰

楊繪并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兆

靖康之變康王夢皇帝脫所賜袍賜之解舊衣而

服所賜又渡師黄河河水忽合爲金騎追逼失馬

昏夜覓得一騎急渡江明旦下視之則泥馬也相

傳以爲崔府君神應助康王泥馬乃廟中物也張

燾疏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

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爲

虜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卻劉豫丁巳酈瓊
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先是皇后
降手書有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善言天命人讀而快之
帝爲康王時嘗使於金見四巨人執仗衛行詢之
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名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
王心異之及卽位乃建觀祀四神名四聖延祥觀
高宗駐師維揚張浚方居臺院時妙應師館其家
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

虜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徵矣張氏素信師
遂入秦乞盃移師上意欲觀燈然後南幸也未幾
粘罕遷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韓世忠困兀朮于黃天蕩兀朮窘迫且成擒矣閩
人獻計小舟穴板老鸛河鑿道徑得濟江雖由人
事實天數也胡運方昌宋祚將殄世忠其如命何
昔人云以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命也以胡康矦
　之賢而不知秦檜乃推轂之宋之國祚
應受秦檜殄滅當時名賢往往爲之推挽數也秦

檜不用則武穆之大功可就武穆不死則二帝之回鑾有期是興亡之一大機括也

秦檜初相輒力主和議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罷免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矣其後何故帝乃悉忘前事而以國家聽之竟至賊害忠良沮罷恢復天奪高宗之魄非命而何

陳公輔有僧來謁其父正指對門普濟院曰俟此寺爲池是賢郎上第之時正曰此刹壯麗如是何

由爲池君知吾見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
一年吾言必驗普濟地卑下每春潦輒不可行寺
僧苦之偶得曠地於郡倉後即徙殿基故基卒爲
池政和癸巳國佐魁辟雍釋褐第一後官至禮部

張津紹興戊辰自常州録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
勘同舖張聿亦罷夔路屬官來改秩忽見津至大
喜人問其故曰昔年至蔣山謁寳公丐夢神告
曰汝身畔有水則改官莫測所以今遇宗人至而
其名曰津是聿是身傍有水也神告之矣此吾所

以喜也遂以是日得報改官同班引見適符身畔有水之夢嗚呼奇矣

人言王安石乃秦王廷美後身變亂法度敗壞太宗天下南渡中興祚還太祖之裔理數宜有之不然何安石偏見執而不可回神宗偏信牢而不可破如此

辛中丞次膺紹興八年自右正言出為湖南提刑舟至武昌大將岳侯飛來江亭通謁辛以道上不見賓客為辭岳不肯去良久不獲已見之懇留設

宴酒三行延辛入小閣盡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數百紙具言皇上眷遇之渥執辛手曰前夕夢爲棘寺逮對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悟而津吏報公至公異日必爲此官飛或不幸下獄願公救護辛倀然不知所對後飛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新除御史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昨夢乃新中丞也何公後辭避不就乃付万俟卨云此與唐李彥允夢爲崔圓勘罪神人謂袁嘉祚宰相蕭炅令一公他日爲嘉祚治獄事同一轍信

乎命數之豫定也武穆以新爲幸此則天機之小秘耳

孫洙幼至登州禱於東海廟神夜夢人告曰汝當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後登第入朝　官歷清近眷注隆異元豐二年拜翰林學士賓客皆賀孫公愀然曰曩因相告翰林院班冠雜學士吾其止此矣後得疾旋愈神宗面許執政冠蓋塡門私語家人曰我指日至二府神言何欺我哉疾再作竟卒官止學士孫始愀然後忽得意驕佚便謂神言欺

我不知神言竟不欺也

韓蘄王妻梁氏故京口倡也蘄王方隷帥府王淵五鼓卧府廊下梁氏以籍妓晨謁帥府見府廊一虎驚悸良久稍定就視之則韓公方熟卧遂委身焉兀术金山之戰梁氏親執桴鼓亦頗氣俠一倚門子至蘄王夫人豈非數哉

宜黄士人鄒拯未及第時祈夢於后土祠夢東壁大書一詩云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温黄前後竝黒闇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

六十只此此是前程鄒𨚗詳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洽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為而物成次年省試題曰公生明刻坐之次溫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諒陰罷廷對任終江西提刑盍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處也與其妻盍壽六十五而卒一詩而試題科第位次後先朝廷之績官位之終極夫婦之年壽包羅該括無不驗神靈之妙如此哉

荊南某太守有女年十八既得婿將擇日成婚夢

人告曰此非汝夫汝夫乃金君卿也未幾所議婿果死後半歲峽州守入境乃金君卿也女始前悟前事以夢告其父其父大驚因厚待之畱連累月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一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六焉且悼亡妻未久義不忍背主人强之不得已竟成婚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婚姻定數如此巫臣竊夏姬而奔晉相如挑文君而如成都雖邪謀淫行要亦數使然乎韋固乃欲作賊以滅所惡不知命卒

不可逃也世俗相傳織女下嫁董永杜蘭香下嫁張碩數之冥合即天人不能免而況於世人哉宿緣不合而桑間濮上妄生邪志祇速神罰耳

數之最奇者張延賞節度西川韋皐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休而韋皐卒代其官韓侂胄治第一貴戚方爲木工爲之作室後侂胄藉沒而木工遂居其第

蘄州城內浮屠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州人或見其神奔走於城外至夜神見夢於寺主講師曰吾

奉天符令拘蔚城中人合夥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
來日午時女眞兵至破城城中合夥者一千三百
有奇本寺僧四十餘人而和尚亦在數内吾久處
茲土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他名易之詰旦從此
而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
遂獨往避後山之巔行約五里忽憶所遺銀盂復
回至寺衆競挽留之日和尚聰明若此乃信妖夢
耶遂不得去就食方半有報女眞兵自草地至卽
圍城城素無備頃刻而陷城中人及寺僧死者悉

如神數而講僧亦不免神既告僧僧遁矣乃爲銀盂而復回回卒與禍會數其可逃哉神業爲以他名易之而終不免神固不得而主張矣以是而觀長平坑卒四十萬定非偶然或曰長平坑卒既有定數然則白起無罪耶曰起何嘗知其有定數直以殺心行之殺業自在矣

建炎中胡暴至施榮者竄出城虜殺尸枕籍榮入藏積尸中陽爲尸者至夜望見車馬隔河來明燭炤耀以爲虜也俄浮木而過審爲鬼神須臾悉集

一官人踞床坐吏從旁持簿揩姓名點呼尸輒起應追呼竟獨不及榮名官人曰有婦人阿李係合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渠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明日辰時方命盡榮冥行入竹林小憩逢一婦人臥地以帕裹首盖已受撾而未死者天明見榮曰我姓李懷身八月遭此禍難今將產矣榮乃扶持之少頃聞兒啼產矣婦輒中風死一胡媼見見喜曰何處得此兒我未有子此天賜也扶之以去死者相藉一見不應死必得免榮竟得脫不入

鬼籍也吾疑冥中無枉死人

建炎丁未傅國華尚書為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至舒甚邇懼其侵軼又橐裝甚厚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既至泊舟江下是夜李周德為變劫其舟一家盡死而舒城帖然傅之避難乃適與難遇向使不避而居舒城則反無恙難其可避乎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一別宅極寬潔人言中有物怪多不敢居乾道二年八月武翼郎孫肇赴添監酒稅以無官廨欲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

語曰吾何畏鬼時猶未黃昏忽青光一道從後起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肇心動捨而之他明年陝西人李統領解鄂州軍職來自言無所怖挈家徑入坐甫定而十婦人已出李仗劍逐之至廁邊溺甕而沒明旦掘其處乃白金數百錠充塞于中李邀謝氏子弟訪上世有無窖藏曰無之賂以三百千不受李氏遂成富室此一物也孫肇分不應得故捨之而去以待李氏謝家子弟之不受知命君子哉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十餘輩拜於牀下問之皆不答旋入於地中雖心怪之亦不以爲異甚已而每夜如是乃掘其處纔及三尺得大銀二十錠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千年之物一一花押而藏諸筒不與家人言他日復夢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造宅然後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筩空無有矣始大駭特往長沙訪驗之果有趙氏方興工創大第張乃謁之曰君家治第時於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云得白金

千兩每錠有花押張告以故願以他銀易之趙欣然從命而此銀復歸張氏矣張數應得窖銀趙數應得張他銀而造宅且此死物耳而能通夢能移徙人言錢神信乎其神哉

京師修内司兵士閼喜年老解軍籍販瓜菜自給一日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藂柳陰下聞樹杪呼小兒纔有應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喜仰頭周視無所睹以語其妻妻來聽亦然妻曰物既在何不出示我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

白爛然藏之瓜籃覆盎夫婦共舁而歸僅行百步
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夫挈取張氏訝
其倉皇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
視及家始覺妻戒喜勿言明日復至柳下寂無所
覩及效其呼小兒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
來曰亡矣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妻語其夫數
也何言乃以情告張氏張氏給養喜夫婦終身此
婦人前後善處此物後卒能安命忍弗爭亦喆婦
矣哉觀此世人無用力爭阿堵矣不然男子之智

會賣瓜婦之弗若也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中昌齡宮觀滿將赴調見道者黃達眞先生誡之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得則必死尋添差寧國軍僉判不欲往具以事白檜檜不信詬責之遂受命五日而死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亦訪達眞達眞曰今年葬僉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冬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句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

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在二日或五日乎曰恐如是人問達眞曰提刑方四十五歲精爽如此烏有是言曰去歲見其神已去體曾約送產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一日昌時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眞適在輒取食而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不懌語之曰叔父生辰不遠欲持此柑爲壽達眞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却管他人生日昌時大怒杜門謝絕達眞即日仆於胡牀痰塞因中家人呼巫醫絡繹妻詹氏泣拜達眞求救曰

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壺豈有生理命限已定雖扁鵲何益三更去矣至期果死嗟夫人生壽命固然一定乃晷刻亦竟不爽如此耶死期目前而猶爲他人生日計迷人之可哀甚矣

朱遜買成都張氏女爲妾曰福娘明年娶於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朱東歸福娘欲隨不果後生一子名爲寄兒朱居姑蘇吳蜀杳隔彼此不相知聞後遜卒范氏無出悲痛殊甚後故人王渥遣使致唁朱喪使乃舊服

役遂左右者方買福娘時此人爲牙儈因從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八歳從學讀書眉目踈秀范氏大喜乃迎致之福娘與兒俱來范氏以爲得之乖離絕望中實天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問福娘曰從師發蒙日師命爲天賜一命名也萬里符合何其異哉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惇秉政狎侮之三公有術士曰儋字從立

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
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與直字有蓋棺之義皐直
其不返乎後悉如術士之言奸臣播弄三公之數
天似假手奸人矣
蔡卞帥成都一日于藥肆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
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何在蔡
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有人來云毛
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
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徐神翁到京蔡謂之曰且

喜天下太平徐云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如何得太平蔡曰安得識其人徐云太師亦是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么據洞庭出没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近世宸濠謀逆起兵至黄石磯濠問知其名卽愀

然不樂果敗葢黄石磯者王失機也識之所在卽爲定數矣

劉元城貶英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凶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人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

秦公晚年甞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欲盡殺張浚胡銓諸公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

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天道顯赫佑
翼忠賢亦諸公之數未應盡賊臣之手也不然天
何獨不佑岳武穆哉
僧妙應者江南人能知人休咎越人姚令聲在上
庠日妙應語之曰君不得令終端午日伍子胥廟
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杭州監稅
三載不敢登吳山後調江山令來叅帥憲出城數
里風雨暴至憩路旁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
史云此伍子胥廟也時正端午日令聲愴然未幾

秦檜以宿怨追赴大理死
吉州縣江濱有石村廟隆佑太后避虜御舟泊廟
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
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之不及天祚隆祐亦命也
寧宗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
隸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隨夫至儀真僦居
長蘆寺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生貴女勸之仍還
行都得復入孝宗樂部時后在娠數月矣及期乞
歸外館免身憲聖曰第令產偃部院何害遂誕后

東朝三日洗兒憲聖臨視而悅之自是養于宮中長而言笑舉動無不當太后意旨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而譖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詫他日自會服此後因寧宗飲酒盥手后奉匜以前帝悅而灑之自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大怒欲加鞭朴大璫王去爲力救曰娘娘當以天下畀孫孫婦人何足惜後上眷愈后姝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薨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於東朝憲聖乃翁欲吾堂前一人尚不

與之德謙曰臣非不識去就敢竊娘娘嬪御令大
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之私見蓋以近日皇后
上升後宮雜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
家則衆人方帖服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憲
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遂以賜寧宗初進爲婕妤
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
也遂姓楊氏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
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后遂以計紿曹竟立爲皇
后后之母天下自長蘆寺僧占之憲聖與后母絕

無因緣何故娩而留之視洗兒而嘸之至同儕給
后激怒太后太后非維不怒乃祝以后服王德謙
之說深中憲聖諱遣爲是言是昏天也唐武氏與后
竝以盥手奉匜之役得進御而至爲后武氏代李
爲周后亦主謀廢立同一轍矣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
眼角名曰淚粧一時皆效之掩泣上馬北行之讖
也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宰相深甫孫也母毛

氏懷之嫡毋使毛氏濯足毛氏日夜來累累夢五色霞照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頂曰產皇后耶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黧黑瞖一目深甫爲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卽位議立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擽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洽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擽伯不能止乃供送后方就道病疹良已膚脫瑩白如玉瞖又藥去目瞖時賈涉女有姝色同

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眞皇后不立乃立賈皇后耶遂定立謝謝在家幼失父母業破躬操汲飪楊后流離轉徙並起寒困此亦豈非天意哉

度宗理宗同母弟也先是明州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熈中頹圮非得萬緡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維八大王榮邸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乃不能成乃斷臂流血

不止而死遂託生入大王府中日夜啼哭不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佔一塔影忽然而笑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乳母告大王以故大王忽悟所題疏末句下本寺訪之言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斷臂死討死之日正王子生時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理宗無嗣取王子入宮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爲太子是爲度宗一念修塔苦行遂種天子福田然行童幼時而能輒發此大願其往因固

自不凡矣王燦兩子先後紹大寶享太平豈奉佛修塔檀波功德耶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夢三不利乙丑歲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多市酒脯與友人飲博期以達旦夜向闌一僕臥西廂下呻吟魘寢呼之醒曰夢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以油執吾主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寤語夢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又癈矣及放榜則其名儼然中焉黯

若有油迹漬其上蓋御史夜書榜燈油誤落也夢亦巧哉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衰微父母賃舂以食父友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𥦗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群犬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驚覺開戸視之見樹上有黑物訶問何人深甫對云我也夜出溺爲群犬所逐急而登樹以避主人辟犬深甫下心奇之遂妻以女赴省試至嵊縣宿古廟中祝史肅遇

良厚盛款以酒核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來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當爲此縣官使廟貌一新果登第遂注嵊縣主簿修廟焉

蘇大章乙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將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友朋遂傳播其語有同經忌之者牒訴于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豫審示以名次帥樞使葉羽龠之云姑留牒候拆卷當爲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帥

出士子牒示考官云此卷業有詐者取之則大招物議盡去諸而易以落卷遂易之則原取者却非蘇而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復再易矣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孝宗好文每見羣臣必訪以山川及考其文學一蜀郡守當朝見夜夢梓潼神謂之曰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莫曉其故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平風景如何守雅不文即以夢中所得兩語對上首肯再三翌日謂宰相趙雄曰昨有蜀守入對朕

問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三峽之景宛在目中
可與寺丞寺簿退朝召問之曰君何以能爾守不
敢隱雄曰吾固疑君不能及此若蜀中上再問敗
矣不若歸蜀郡他日上復問其人雄對曰臣嘗以
聖意語之彼不願蜀上歎曰恬退乃爾尤可嘉可
予憲節使趙雄字温叔資州人以薦舉待命逆旅
孝宗見而奇其狀貌遂超擢爲左史時有太守姓
息朝辭閤門吏曰宮人姓何太奇守曰春秋有息
嬀漢有息夫躬非奇也雄偶在旁聞其語而記之

比入奏事上曰適有郡守息其姓者朝辭朕未聞此姓雄卽以守語對曰春秋有息嬀漢有息夫躬上喜曰卿該博如此遂大用至宰相嗚呼蜀守不文神告之語輒掇之以稱上旨左史不文郡守置辭遂獵之以塞顧問而大官相位從茲以得豈非數哉宋朝帝王好文臣下乃患不文今文賤如土居官者亦無用文爲也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家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

人無與爲婚者有一士新補太學生貧甚遂就婚焉得婦裝甚厚資以讀書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將妻赴官心恥妻家丐賤泊舟江上紿其妻至馬門看月推墜水中亟移舟而去有許某者爲淮西漕帥泊舟司戶棄妻處聞岸上有婦人哭聲許公呼登舟而問之對曰妾某司戶妻也夫夜泊舟此江紿妾至門邊看月推妾墮水若有物承吾足者故得上岸許公曰若行無良耶曰無之若與夫隙耶曰無之然則何以至是婦曰妾家頗富而門戶

卑下司戶為諸生貧而婚妻妻家貲裝甚厚今一
旦登第拜官恥妻家賤辱其門楣故欲殺妻而別
娶大姓想當然耳許公曰然哉此負心人也命易
以乾衣曰汝為吾女戒左右弗洩至官一日謂僚
屬曰吾有女笄頗有文能詩不欲與凡子願得一
美士贅於家衆以司戶薦許公曰此子亦吾選中
但其年少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
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遂言之司戶欣然聽
命比入許公門乃故妻也即唾夫之面且批其頰

曰貧賤相依賴吾家泃沫良厚一旦得志而捐之水濱狗彘將食子之餘耶司戶愧惶無措許公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司戶曰吾婿當恨岳翁卑賤令備漕員如何司戶俛首不能答許公待之如真婿也女亦極盡孝許公死爲之重服以報焉嗟乎女之墮水不死棄婦再合皆其數也收之者適是漕帥乃司戶之上官遂還故物矣意亦巧矣司戶負心極矣造物故欲發其奸醜其行使之措身無地作鑑千古

卷之三十五終

濾菴集卷之二十六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知命篇下

蜀吳曦將叛心頗疑懼其家素事梓潼神乃禱於神決禍福夜夢謁神神有怒色曰蜀事已悉付安丙矣安丙才足辦此曦既寤大喜蓋丙判隆慶府曦僞授丞相長史託以腹心丙陽順而陰圖之結楊巨源李好義等勒兵誅曦討賊平亂應屬何人

皆天所命也豫章人若費宏輩多詆王守仁亦附宸濠後始討賊王公本無是事卽有之亦安丙之陽附陰圖也豫章之事悉付文成矣

韜光禪師蜀人辭師出山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曹卽止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值白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

及招入城市不赴大抵棲託之地與周旋之人雖在方外亦必有宿緣無緣者其地雖居不安其人雖遇不合也或難余曰子拈定命種種多塗鑿鑿

不易知此人第閒門高枕託之知命樂天君相傚
游廟堂一聽與亾之數儒紳消搖泉石任彼貴富
之來農夫穡耒耜而安坐望田畝之自登商賈舍
經營而閒居待泉貨之自溢則祈天永命荃宰何
以憂勤愛晷惜陰多士何以力學黧形汗土田家
不必干作勞雨帽風巾商旅無煩于行役是皆子
之說誤之也曰是何言與余嘗言之天命人事本
不相離君相憂勤則卜其數應興王士人力學則
占其數應貴顯農夫勞苦則農登之運已逢商旅

儉勤則饒羸之命可決苟人事之修爲不善則天命之否塞可知余之所謂定命蓋欲人之息妄求而非謂其可以廢人事也

周益公必大初任臨安和劑局門官適乳媼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蠲痾財傷官磨囷于六月盡析安和未幾乳媼果卒必大深以六月爲憂逮晦日以爲無恙矣同僚舉酒相賀宴畢而火隨作延燒居民甚多必大與比隣五十餘人俱下獄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我以一官當之以代比隣罪居

何等曰法止除籍爲民耳必大歎曰人果可救吾
何惜一官且財傷官磨占繇定矣遂自誣服竟落
職歸依其婦翁王彥光于廣德彥光前夕夢里人
掃雪云迎承相明日必大至彥光數曰失職子寧
應夢耶頃之彥光强必大赴宏辭科必大以未嘗
經意辭彥光曰君懐安耳必大不得已怏怏入行
都遂中科首選驟登台輔必大貌甚陋夢神人易
其鬚後遇相者曰一身貧賤骨數莖帝王鬚必登
相位術亦奇矣盖公之相其命數定耶其陰德所

致耶故愚謂人之知命者妄求不可爲作善不可
廢也夫夙命非他夙生之善惡爲之今能作善則
或食報現世或植福來生皆天所主皆謂之命也
宋少帝旣封瀛國公及長元世祖以公主配之一
日預内宴酒酣世祖恍惚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
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爲
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
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頂之復誕一子時
明宗爲周王亦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

帝子爲巳子長名妥懽帖睦兒即順帝也順帝爲
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內詔書有曰明宗在北
之時自以爲非其子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
人迎順帝立之　元之後有天下者仍宋之子孫
也順帝之後且世長沙漠余是以知宋德隆長天
眷亦厚矣順帝非明宗子文宗業巳知之形之詔
吉竄之南荒矣卒也文宗告殂寧宗短祚國人擁
立豈非天意哉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

北兵南徇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怏怏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人通書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日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自俘至杭拘縶于太學病將絕乃以前夢語故人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祭之前夢得無爲太學土神乎

宋末一士人亡其妾後忽遇之士人曰汝死已久何爲在此妾曰今世間如我者甚多人自不識耳士人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興亡大數雖冥司下鬼亦知之也

賈似道少時驪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一道者見之曰官人可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面他日復遇道人頓足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似道擁大權日久陰

蓄異志問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道默恐事泄密計殺之似道嘗夢一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有姓鄭者多摧抑之後竟死鄭虎臣之手

韓侂胄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以寄啓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

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閤劉弼勸汝愚曰
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　亦勸
汝愚當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爲人踈直
謂侂胄易制不以爲慮侂胄遂怨望内交宫掖外
比奸邪誣汝愚謀危社稷遂罷相謫朱熹等五十
九人時有詩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
烟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大臣當機
失策遂至顛危人事則舛矣要亦氣數使然乎
賈似道母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士衣襤褸

襆至門求齋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取鉢力舉
之不動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
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虎臣殺之木綿菴
此其應也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
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一空穴推出金牌六
面拾而懷之窺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
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
蹤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苟君

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
其人驚覺而去
賈似道時有人夜見沙際數人長不盈尺相語曰
賈平章明日殺我然此人敗不久矣明日漁者獻
數鱉於賈戍敗之數物亦知之也
宋自南渡偏安一隅國脉淹淹不絕如綫嗣君繼
統材既下中輔弼大臣相續秦檜萬俟卨湯思退
韓侂胄賈似道丁大全諸奸陰賊巧使奢縱盤荒
剝上殃民專權誤國如此而猶歷數君傳數代而

後亾幸矣從古以來世運衰薄國祚將傾則當路
握柄者必大姦元惡群小盈朝忠賢竄野蠹損敗
壞以趨於亂亾此必定之數也問天意何以豐植
小人乎曰不如是生靈何至塗炭國祚何至傾危
也問天意至此時何以必欲塗炭生靈傾危國祚
乎曰祖宗之得國者行不義殺不辜旣不能無罪
而子孫之承統者縱敗度欲敗禮又日以多愆天
下生民又環聚而作孽造罪醞釀沴災盈虛消息
之機倚伏循環之數安得而無亂亾乎問如子所

言則彼奸臣者乃應運受命而來蠹損敗壞國無罪矣曰此正作孽造罪中人乃其戎首也惡得無罪如業已當路知事不可爲奉身而退如是則無罪之人也

宋時臨安城中天下術士多聚焉皆獲厚利後來十數年間向之老于術者悉多不驗而後輩術者皆奇中有老術者叩於後進問其故後進曰先年士夫之命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至近時貴人必帶刑煞衝擊方貴汝不見今日監司郡守日以斬

殺爲事乎老者歎服由術人之言觀之太平之世吉人得時禍亂之時凶人在位吉人所以致治平凶人所以召禍亂也能知此以占休咎其術自驗矣

始韓世忠之困兀朮于黃天蕩也則有閩人獻策及岳飛之敗兀朮於朱仙也則有書生叩馬並以中國人反爲胡虜效力皆若有以使之者此即數也

南渡之不振始於李綱之罷相繼以趙鼎之被譏

孝宗退居重華宮群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
者以拆字名歎曰重華重明竝非佳名也其文皆
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此數
高宗無嗣乃采婁寅亮之言廣求太祖之裔於是
孝宗承統乃德芳之後傳三帝理宗承統乃德昭
之後傳五帝天道其不爽哉
理宗八大王榮子太祖十世孫也微時鞠於母黨
全氏居越州史彌遠館賓余天錫還越因避雨而

邂逅宗室子與莒遂至擁立爲帝是爲理宗雖彌遠陰謀要亦天命也理宗幼與弟與芮浴於河天錫舟泊河滸忽雷雨帝與與芮趣避舷側天錫方卧舟中夢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遂問而得之

元人駐師於錢唐江上南人方幸潮至乃海潮三日不至天祚元人矣始太皇太后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奈何海神之不靈也

宋度宗時一道士爲朝廷伏地上章出神至半空

爲罡風吹欲下墮復凝神騰上至天門有神呵曰

上帝有勑已不許受宋家章奏道士何爲强上項

之有如帝王者一人冕旒端笏冠下辮髮來朝上

帝傳勑曰宋國山河悉付與汝執掌卽元世祖也

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

其亾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顯而

顯德二字乃與得國時符合周以毋老子幼而失

國宋亦以毋老子幼而失國興亾之數昭然如此

張世傑奉帝昺敗於厓山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

已至矣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蕩覆吾舟呼訖而舟果覆嗚呼天命去宋已矣乃祚胡元何哉

元世祖取江南軍次黄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特帝憶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受命之君百

神屢從川岳响應傳祚百年宜矣

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亾蓋知指丞相伯顏下江南也古來民謠無一不應人心之靈可知

元張太尉者宋故大臣也一日仁廟問曰汝有父母在乎曰母巳亡獨父在爲道人上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圄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賜玉帶金幣等物使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而

卒嗚呼貴士榮祿其可濫蒙乎
平江會道觀主鄧道樞在宋季爲道士頗有道術
齋法甚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道
樞至內後門泣降德音曰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
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
大怪汝可就南高峰頂爲醮心章哀告上帝已而
伯顏果由獨松關入亾宋嗚呼奇矣濟王寃氣上
通於天安知伯顏非其後身也耶東昏之爲侯景
也廷美之爲王安石也錢鏐之爲宋高宗也自昔

記之矣

至正己未七月十六夜一星大如杯桃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焰燭天戛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至十一月十二日松江劉倬舉兵僇孝姑姑反戈一城塗炭宋時漢獻帝時皆常有星入月之變竝有兵禍古今天文災異無一不應又

至正丙申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前柳樹若牛鳴者三伐其樹不一月苗軍大略境内戴宅燬于兵海鹽趙初心詣先壟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

作聲戛戛不絕諦聽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明年紅巾掠海鹽災異之來何其異哉元末之變若雨毛雨血之類較之前代獨多不能盡紀

鳳翔府王皮者一日爲鬼卒攝至一所若王者之庭儀衛甚盛一冕旒坐殿上問曰汝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皮答曰某傭人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乃令反接至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凛冽洞腹透背王皮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

某曾爲白起偏將當年起坑趙降卒時某曾力諫
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跽其前認是
白起而形骸骨立檢王皮陽壽未終以果無罪還
生甦而爲人言其詳當時朝廷聞之差官覆察傳
有抄錄公文嗚呼田夫販子雷擊神誅徐考其生
平都無大過不惟旁人莫知所以即本人亦未悉
其罪狀遂以爲偶然甚而以爲寃濫不知前生之
罪業固有以取之所謂宿命也或云旣係人宿生
罪業何不當時現報而遺之後生即報後生何不

令此人知之而乃使迷而不悟既報他生又迷而不悟則是甲作乙受此報彼償絲無干涉奈何曰現報爲花來報爲果花果二報世皆有之或福報未盡業力尚遲或現報難償世世受罰若自起是也知即不知受則實受且隔陰出胎人自迷暗造物何嘗故使之迷乎其受報業也其迷亦業也世世生中形骸雖換神識不改固不得妄分甲乙岐彼此矣夫西域之秦照業之鏡大池之泥迷而未始迷也

李慶四者謀奪司大田司對妻語所以仇李故妻
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不聽夜持炬火
往焼其家忽聞得内有人娩司竊念吾所仇者其
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
自給釀酒爲生久之漸饒而李日益落責田司圖
報復亦謀得之與昔李之所以謀司者畧同李不
自反而怨司亦夜焼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
聞人啓戸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寔未有人啓
戸旦得火器門前偶閲器底有李字司因大悟昔

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子不忍焚今彼焚我家而
我之妻亦値産子而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遂以
實情盡告之李氏結婚姻相好無間
元文宗潛邸金陵日歲當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
大鐘金數萬斤方在冶上至其所取鑲嵌碧珠指
環嘿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卽投液中鐘成
其欵有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堅固完好光采
明發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識
鄢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

子叩之一術者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祈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紿我李曰吾實無子何故紿汝術者曰君年四十嘗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紿而何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孕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已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遂別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及抵家吾妻亦有孕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

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婢之容貌年齒良是李歸語於妻迎千戶至家饗以盛饌與之尅期而别李遂至千戶家饋獻甚厚千戶命一子出拜衣冠如一風度不殊千戶曰君試認之誰爲君子李瞻矚久之忽前抱一兒曰此吾子也遂父子相持泣千戶曰是也一座皆爲落淚千戶遂并其母還李李泣拜謝而去後此子亦官至三品人之有子無子皆大數使然術士業精千戶之義亦高矣

元統間省掾李庚叩出處于一全眞先生全眞曰

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偶問
及時事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
矣度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眞曰汝第識之度南還
至閩河聞改元至元心益信之及改元至正則知
貞者正也四十後度果補饒州府吏此與郭景純
爲庾翼筮立始之末長順之初更明顯矣數固一
定全眞其至人也哉

元楊維禎論歷代正統後有云當唐明宗之祝天
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蚤生聖人

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立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　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此論闡明宋元運數良亦有見元雖夷狄傳祚百年君臨中

夏不得不以統歸之若以統之正閏而言則自宋而元而至我　皇明宋與我　皇明正統相承而元其閏乎正之與閏皆天命主張非人力也

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毋夫人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娠文章為一代冠卒後錢思復作詩輓之云生前毋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雲間一刀鑷胡見道上有小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追問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

僕見小花蛇蟠路左一人拾而袖之僕訝而叩其所以則至元鈔二十文嗟乎三十文二十文亦至微耿矣命應得之則鈔命不應得則荷葉花蛇小小者如此況大利乎力營妄求者可以止矣且此一物耳倏而荷葉倏而花蛇倏而鈔何神也

虞文靖邵菴布衣時落落不偶一日同二三公求宰淵微鍊師召乩仙降筆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鍊師叱曰吾不召汝汝神何來曰某欲乞虞公誤一保疏申上帝求遷陞耳煩諸公勸先生其無辭

諸公駭然從臾虞公虞公笑而諾明日文成火於
湖濵逾旬再召神復降曰某籍寵靈已獲轉城隍
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自愛既而先生由校官至
奎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
仁壽郡公謚文靖以文章名四海文名顯仕神決
之布衣時豈非豫定乎上帝允其章奏而遷神職
當不止以官爵故矣伯生母夫人夢羽人騎鶴抱
一小兒來曰此南岳眞官寄汝家養之故不偶然
也

妖僧發宋諸陵玉魚甃地金椀人間帝王之禍至此極烈矣犬之年羊之月南渡衣冠陽九百六豈非數哉義士唐珏收骸骨埋瘞後宋帝靈召珏相見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後果驗人之命一定而不易者乃間以大功德而可改移耶人亦勉爲善矣

元初有一術者李國用世祖聞其名召見時襄陽未破世祖命其郎軍中望氣行稍遍營壘還曰臣

見卒伍中往往有台輔器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
此人於何地此即僖負羈之妻識從亾相國之器
帝王龍興豪傑雲附天命有屬榮貴數定塵埃中
自不識耳
李國用自北來杭傲岸夌物謝后諸孫退樂者設
早餞延致國用至即據中位省幕官列坐不得其
一言時趙文敏後至風瘡滿面李望見即起迎語
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官至一品
名聞四海

揭曼碩名士遇盤塘神女遂與之昵稱爲宿緣端人正士所不道然别而言其當大富貴則可知神人之能識未來士大夫之祿命豫定也

元文宗生在甲辰紀元天曆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胡笳曲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不知胡運實絶于甲辰也宋時人問國祚于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歷五庚申也而元識亦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符堅問國祚於至人曰未央蓋未年而有姚

也後果以末年亾國更奇矣

趙生者朱宗室子也家甚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滸忽見一巨白蛇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脫歸而言之妻因念得非寶物變幻耶即同往蛇尚在見夫婦兩人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而沒就啓之得一石石陰刻字有歲月姓名乃黄巢手瘞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筭第拾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隣家疑其爲

盜訟之官趙生急捉一巨室悉以九穴歸之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遂回申其事竟寢官得金甲一夕聞繞榻風雨聲啓籠鎖鑰如故而此物烏有矣貧子發藏不能有而轉屬之巨室官得金甲亦不能有而一朝作神物化去陶朱猗頓人烏得而埀涎之哉

吳中金世昌者買一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宋韓平原政權震主官貴熏天雕梁

畫棟乃爲一木工作也木工手作之而後李身居之天下事何者非定數哉

書云惟命不于常信然哉聖帝明王凝圖膺籙固理數之常矣明聖之後乃閏屬奸雄帝王之後或暫歸女主中國之統至畀之外夷天實爲之豈常情所能測哉語云胡虜無百年之運元運過百年矣氈裘辮髪實主華夏子孫傳祚腥穢中原宜篤生我

聖祖起而一洗蕩之也

我高皇帝之得天下也漢唐讓功三五比烈重光

日月再闢乾坤掃胡虜之羶塵復中國之正統剖判以來所未有者天命隆眷曆祚綿長亦豈前代之所能望哉劉伯温與諸公游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諸公竝謂是卿雲各擬賦詩伯温獨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李善長謂帝曰秦亂漢高帝起自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蝟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法其所爲天下不足

定也至人周顛仙託迹風魔來告太平何異宋祖受命陳摶墮驢而卜太平至訪以陳友諒則仰天熟視曰上面無他的無友諒則有我　太祖可知矣

仁祖先家於泗後徙濠梁所居宻邇一蘭若與主僧甚善僧一夕望　仁祖家火光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彌月而　仁祖至僧咭之答曰無火災也此夕家婦生一男耳卽　高皇帝也從古帝王之興皆有符瑞又　帝生而水上

適浮紅羅一段至遂取以裹聖體至今呼為紅羅
村
高祖生而丁家難遭亂世棲身皇覺漂轉窮途此
正天數困阨而玉成之也自帝舜而下漢高光武
昭烈宋武帝並起田野備歷艱辛惟我　皇祖為
特甚矣臨危得解蹶而遂奮不仗一旅不借尺土
北逐胡元南蕩勁寇當其危困必有神物擁護之
豈偶然哉張士誠不識天命九死以抗王師宗族
既殃黔首受禍欲以螳臂而當車轍愚亦甚矣

太祖自序其畧云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忽然自鳥中突出一仙鶴徐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畧小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惟有青旛數行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爲朱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上立二人如寺閣内金剛一體無二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修髯人世罕見畧少回顧於我既行乃擯其景便問天神何在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趍之行未久但見五

彩問此何物也一道士曰此有文理眞人服余服之忽然冠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劒靶上皆如牙齒之狀忽然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先雪滿鄉市及即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靄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又紀夢曰猶西嶽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睹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生光俄而已升峰頂略少俯視見羣巒疊障拱護周回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淩空吾將周遊嶽頂忽白鶴之來雙鸞異香之縹

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少時一神跪言曰慎
哉　上帝咫尺於是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
天愈覺神姝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
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
然而寤聖王受命異夢奇禎有前代創業之主所
未有者嗚呼盛哉
天竺僧復見心從欣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
京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錢命喫
酸梨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不用師言

太祖征偽漢鄱陽之役有陰兵助戰我師不甚了悉其後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　太祖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相傳蕭公撫州人　聖主龍興神靈護助有由然矣

劉伯温少讀書青田山中一日石壁忽開公入得異書後又遇異人爲之解釋遂通天文地理兵略術數佐　太祖定天下後臨終謂子姪曰我北斗第六星也元勳助運遭際風雲偉哉文成來自帝

所不偶然矣其餘文武將相風虎雲龍皆應氣數
而生五百之期自古記之
程濟有道之士也建文君時以明經爲岳池教諭
岳池去其故鄉朝邑數千里寢食在朝邑而治岳
池學事不廢革除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
宜蚤爲之備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
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
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
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立碑敘戰功及統軍

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命左右以鐵椎擊碑甫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人姓名來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名正當擊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召濟還京師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建文既老終濟竟不知所之天命歸　成祖濟雖有道術能前知祇可以脫建文于難而必不能遏　成祖之師當其

禡碑知北師之必濟知諸將之必誅故先自免後
免建文建文亦數不死濟乃力援之皆命也夫以
成祖之神威胡濙之徧訪而建文竟得脫難老死
一衲自非至人爲之翼衛胡可得哉
成祖受命然後一遷燕鼎扼胡虜之咽喉三犂虜
庭褫氊裘之膽魄此豈仁柔建文所能辦哉天眷
成祖意或以此也
姚廣孝削髮爲沙門不肯學佛好習兵書尚謀略
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往來南都

成祖之國攜之北平乘間請曰殿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實密讚大謀靖難兵起會暴風雨　成祖意不悅公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大吉又鄞人金忠亦以奇術佐　成祖終濟大業異人景從有自來矣　太祖以十高僧分給十王而廣孝乃得燕邸此豈偶然之故哉

僧蘭古春富陽人善相術于肅愍公少時古春撫其背曰少年自愛異時撥亂反正之宏才也時有

道人在旁曰汝相如斯而已乎古春復熟相之曰
不得善終
土木之難　大駕蒙塵此與晉之懷愍宋之徽欽
何異而卒得迴鑾復辟雖于肅愍諸公處置有方
亦　天順之數應爾也虜人每夜見帝所居帳上
有龍文光氣安得不驚懾而奉歸哉　天順之王
氣未歇復辟自然有期徐石等貪天功爲己力枉
害忠良剪社稷之衛罪不容於死
武廟之時胡世寧孫燧王守仁同舉于鄉夜聞空

中有神語曰三人好爲之宸濠之變胡公發其奸
孫公死其事王公平其難三人竝好爲之大數已
定神人預告之矣

威寧伯王越廷試時卷忽爲大風飄舉騰空而上
久之乃下後世昌斬虜立殊功襲封伯爵勛望赫
然廷試時已爲之兆矣

夏相國言爲諸生時祈夢於岳神神告之云公欲
知將來事可就問城中賣巾媪公明旦往媪肆買
一巾著而問媪曰何如媪曰大好宰相公喜笑曰

作宰相當娶子媪罵公曰斫頭後悉如此媪言岳

神亦巧矣哉

宋元豐中京師術士言明年二月王安禮拜相神

宗聞而怒云拜相出自朝廷術士何敢妄言禍福

明年故不卜相至明年二月果宣麻王安禮入相

矣首揆王岐公珪進曰陛下惡術士妄言約今年

故不卜相今遂宣麻而安禮果相何也上憫然曰

適已忘之矣

我　世宗皇帝初恚華亭相徐公階刻石南雍曰

徐階小人永不敘其後　世宗竟大用徐公直至
元輔寵眷隆渥刻石之言都忘之矣人言君相可
以造命豈其然乎宰相者非人主所能用亦非人
主所能抑一由造物主宰耳不然神宗豈不惡術
士　世宗豈不恚華亭哉何竟不能抑也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
而縱之野外按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
馬生角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明年己巳八月
八日日晡時金星見於月內月淡星甚明天官書

云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又曰若朝行于日之東方而夕見于太陽之後主中國兵敗時王振擅權天子親征北虜是月十五日有土木之難無一不驗

袁太常珙相術絕精一見少師姚廣孝曰公劉秉忠之流也後廣孝言珙于　成祖成祖時在燕邸乃使人寄召之既至　帝陰命選宿衛中長身多髯貌與已類者九人帝雜其中俱微服入酒肆與珙相見　帝坐列第三珙遽前引裾俯伏呼殿下

衆哂其妄珙言愈切帝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　帝悅由是遂决大計珙留燕城遇列校散卒往往以公侯大臣許之及帝登極召拜太常丞後議建儲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珙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於是國本始定嗟乎　成祖受命爲太平天子異人物色之矣建文安得不沙門哉

建文幼時詠新月云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

落寒潭裡魚龍不敢吞後失國流離竟以壽終是詩讖也　太祖以一篋畀之椷滕甚固屬之曰異時甚急則開之靖難兵入倉皇無計乃開篋中有一祝髮刀一度僧牒遂爲沙門程濟翼之以出太祖亦神聖矣哉或云劉青田敎之也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第二花綸第三及殿試讀卷官奏花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謠云黃練花花練黃時人莫解後果驗殿試先一夕　上夢殿一巨釘綴白絲

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　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遂擢居第一數先定矣

永樂丙戌閩人林環夢其友人李文淵餽犬肉一片環孌一臂受之遂狀元及第一片犬肉乃狀字孌一臂類元字後官文淵閣學士李文淵其兆也二百餘年來士大夫巍科顯仕往往有定數先兆不暇悉紀

武功伯徐有貞於　英廟己巳之禍前數月見熒

惑入南斗有貞私以語劉博曰禍不遠矣　主上當有蒙塵之阨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有貞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胡婦也南行經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以奪門功柄國爲曹石所擠竄去天順辛巳七月有貞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尋報吉祥從子欽反被族誅成化改元辛卯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謂人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祥吳士必有魁天下者明年吳

文定公及第有貞曰吳君入閣後天下始多事矣後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綍後半歲　泰陵升遐未幾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巨盜煽虐朝野不靖盖累年有云有貞素奉北斗及摩利支天神有驗亦一奇人也獨恨其險忮躁進耳既知玄象讖數學己巳虜入豈不知六飛無南幸之事而首唱遷都之議爲當事者所欲斬　英廟復辟當是天命攘以爲功矣而何必殺于少保且云若不殺于謙則此舉爲無名是何言與急急趍功名忍賊忠義罪不

通天乎吾知殺必保後北斗天神必惡而絕之矣
其卒保首領牖下豈非倖免哉吳人好護局誇奓
有貞太過余以公心月旦之蓋機警智慧傾險人
也

福建仙游縣有九鯉湖相傳何氏兄弟九人同學
道成仙人各控一鯉升天故名其地有九仙祠人
祈夢往往靈應長洲太學士徐昊祈終身夢到一
高山下大風刮地後十餘年病蠱死解者始悟云
山下有風爲蠱也文林知温州遣人問壽夢答云

可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林命孔老人鋸解一木
使回之日適老人回白鋸板數五十五片與林現
年正合爲之悚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
林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一士夫爲閩守其妻在
家有孕守使人祈夢生男耶女耶報云是福寧不
是福清大喜曰吾得男矣人問之曰吾離家時語
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名福清義取閩之二
縣也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而何
數日報至果男也九仙靈應事甚多載在湖志今

不盡録事皆前定於此可知矣
長洲沈知剛一夕於齋中憑几讀書忽有人擕其
燈疾行而去知剛驚起逐之身纔離榻所坐處壁
拉然而崩爲之愕眙視其燈故在對壁案上門戶
皆扃而其人已失矣葢知剛命不應死敗壁故神
物救之爾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學成辭其師出遊其師曰
汝逢汝名卽住至蘇郡止於鄧蔚山東麓曰玄墓
建大蘭若　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下詔徵之

蔚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應召吾從此逝矣遂示寂無念至京果大被寵錫蔚先有疾曰吾嘗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服之果愈曰無以爲報指示一地爲壽藏果子孫相繼取科第門祚大昌嗚呼世閒何物非緣哉

張三丰見　成祖帝問曰何爲是道對曰能食能矢郎此是道帝不悅三丰稍現神通而去不知所之後帝患疾不食不下始悟眞人之言三丰臨行以草一莖授胡公濙曰異日主上若有危疾以此

粛之於是帝服之果愈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
於亡丁未春於南京伏誅風乾蔡葉之尸於稱竿
者一月先是民謠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
朝西風來乾鰲後竟驗焉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幼遇異人曰此兒骨法
非常後日當爲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
終耳後遇道遙公潘閬于寶香山中夜以虎送之
歸疑向異人即閬也敬官至戸部侍郎竟死建文

之難諡忠貞今江心寺配享文瑞宋先生閬宋太
宗時人得道不死
商文毅公輅父爲嚴州郡吏輅生時太守于是夕
遙見吏舍有火光踪跡之非火也詰旦守問之云
商某夜來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
宜善撫之後舉三元入内閣天順初罷相歸有醫
善太素脉診之云家食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
入閣先是輅嘗夢有提人首三界之三元之兆也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須知官在塗夢開黄榜第一

名彭時國子監生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端本端
木物色之果得彭時大駭數言之人時聞而笑曰
夢中事何足信此豈亦邯鄲枕上公案耶又一人
謂岳正曰吾夢君魁多士正曰若夢可信則已有
人夢彭時作魁何必我其人曰南宮廷試有兩魁
審知人夢公與此君各占其一可也已而果然是
時又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
臨朐渡口有士人夜乗凉聞渡口鬼相語曰明日
午時我輩得代矣其人至午時候之見一舟解纜

鼓枻忽一婦呼舟求載舟人停橈載之渡無恙夜
復鬼哭曰一舟人應死乃彼馬丞相救免我輩代
何時矣土人迹此婦乃馬融長子妻方娠夜生一
子即殷元馬愉也貴人不死且福德可以芘人信
然哉吾鄉近有一秀才張桓父子行至姚江舟覆
同溺於水水底並若有物承之漂十里數撞遇父
子相抱而出波面遂俱得救不死歲餘其父病而
卒竟不見貴富也蓋命不應水死故得歸而卒正
寢耳壽算未盡何必玉食即淡飯黄虀亦令終饗

大期告終豈維遐齡即呼吸晷刻亦難少延此所
謂命也

南昌李孜省以妖幻得寵於 憲廟官太常權勢
赫弈御史出按江西孜省以其婿生員龔正彌科
第囑御史許之臨場堂考遂以正彌名置第一寔
爲秋闈地也至初場正彌不至御史遣人傳呼于
門門吏追訪於其家絕無蹤跡至巳刻始鎖院降
題迨二場日將晡正彌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
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心志昏憒遝

入城隍廟置我于神像後耳目聞見無異平生心亦了了神前祈禱之人言語一一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計今日已過二塲默禱求歸逐脫然能行矣乃知朝廷賢科自有定數鬼神實司之非奸人所能二撓也

周中立以祿命有聲都下士大夫叩之種種奇驗不具述聊識一事刑部吳主事者亦嘗問命於中立後以事囚入獄二三年尚劾戲水濱失足俱溺死

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譴遂自經吳出獄亦幾隕絕往呰中五日此禍事豈細而不以告我何譚命之爲中五日吾固言之矣第歸視吾書檢之中有兩語云雙雙燕子入池塘紅粉佳人上畫粱吳乃驚服嗟嗟斯人術奇至此哉

趙消四明人精於弈嘗時號爲國手者亦屈焉憲廟初消至京召見時已有二善弈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消弈以金合貯賞勝者得之消連勝叩首領賞兩人夜叩消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弈

得事　上先內御令公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

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血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

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佯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

色感公長者𣴎許諾明日果佯北一局兩人叩首

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

也　帝意本官𣴎𣴎竟不得　帝歎曰孰謂天子

能造命哉

荆憲王初封建昌後釆術者言蘄州有王氣上疏

請徙封焉　朝廷許之　王至州擇地建府鑿池

得晉郭璞墓有石碑書云一千一百二十年後荆
王移我楚城東　王依其言遷楚之
弘治十七年姑蘇專諸巷有人病死到冥府閻君
披籍云汝算未盡命遣還見王及吏卒皆縞素私
問之人云陽世天子崩爲之服喪　明年　至尊
厭代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少厲志聖賢之學嘗曰
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廷試對策策中引程
正叔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可直聲震
于時倫赴春官時道姑蘇爲文謁范文正公祠是
夕宿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
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煙霞及第即論李文達
公引疾歸不出年四十八卒
寧遠劉艮中景泰丙子湖廣鄉試旣而十上春闈
不第潦倒衰白人皆輕之嘗自詫進士此生必不
少我第時未至耳凡赴試必徧訪天下舉人姓貴
名宏者久而亘不得直至成化丁未聞有鉛山費宏

良遂至其邸訪之飲酒沾醉撫掌曰今科廷試君必首舉僕三十年前夢神告曰汝登進士貴宏作狀元累科覓子姓名不得今甫見子吾是以喜也廷試宏果首選良中三甲第八人良夢時宏猶未生未生而狀頭已先定矣科第可以僥倖乎

御史蕭鳴鳳精星命家言丁丑廷試舒芬以命求之鳴鳳曰狀元也芬復以後事叩公曰功名壽算始終皆羅彝正舒瞿然曰忠孝狀元足矣果後以建言廷杖謫官尋卒世相傳狀元考自洪武開科

以來凡登首榜者悉紀有夢若兆事多猥瑣語不雅馴不能盡錄大都榮遇有數豈惟人之榮遇觀張車子一事則知人之財貨有數也觀郗文公遷國而卒一事則知人之生死有數也觀夏后龍漦穆叔豎牛事則知人之禍福有數也觀滕公掘地得銘高流之發墓得記事則知人之塟埋有數也觀智顗普聞之因緣寄託事則知人之託生有數也觀張易之造第而萬迴指曰將作一事則知人之居止有數也觀釋氏高路逢宿命少年而忿怒

事則知人之愛憎有數也觀李栖筠崔潔飲食事
則知人之飲啄有數也觀延津之劍合爲二龍一
事則知物之離合有數也觀桃之擊鼠而破一事
則知器之成毀有數也觀　家牡丹敗於鹿馬
一事則知花木之開謝有數也有生以來有一人
則有一人之命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數無論人之
貴賤事之細大皆有主宰默定者焉余所紀載而
論著者特滄海之一漚太倉之稊米耳散在古今
見聞難周竹素不備固矣即眼前之人安能徧遊

而一一問之試問一人則其身所經歷與耳目所見聞所謂主宰默定者必有可稱述者矣世愼無謂知命一書有命者止此耳此外未必皆有命命未必盡然也若然則幾於癡人前不可說夢矣

張光氏曰諺有之人算百天算一繞牀歎枕通夕旁皇上窮天經下絕地紀籠罩四海簸弄萬靈何智不周何計不到比其清旦跬步有礙依然故吾羣憂塡腹萬慮攢眉介爾寸心剎那沙界黟然鬢髮一夕素絲造物同憐鬼神莫佑意念所須不增

毫末終身入於玄牢鑪錘之中無能跳于天地牢籠之外彼方營營汲汲而司命且從旁笑之豈維下中人即聖賢豪傑能得其命之所有必不能得其命之所無放勳重華曆數在躬則驤首于黃屋空同偓佺天命不屬則遺身於白雲孔子命不應君天下故德埒三五終身素王命應師萬世故刪述六經古今廟祀太公命運未泰妻子笑爲愚人垂釣鼓刀才氣尚拙氣數一亨聖王驚其神智揮旗仗鉞立集大勳淮陰困時市井之子侮之若遺

塵及其得志蓋世之雄舉之君振稿重耳一返晉國饜玉食其何勝當其乞塊野人望壺飧而不得呂文穆明旦傳臚賜八珍於殿上今夕貧困噎一瓜于亭中豈惟達人貴仕高官厚祿紫衣作膾乃不得於一羹趙生發藏終輸金於巨室自鏹盈窖命薄者化而爲泥沙鈔紙幾何無福者見以爲荷葉豈維人類靈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免焚灼之禍老貍能逞辯于司空而不能脫刀斧之災毋廩遇　王而死其子遇西巴而生黠猿逢　王而

生逢由基而死夫庶物亦有命焉豈維含靈之屬楚國亾猿禍延于林木者龜不熟害貽于枯桑豫章以材而遭斧斤樗櫟以不材而全天年幸不幸之間是亦草木之命也豈維人物日月也而有薄蝕之災星辰也而有飛隕之難大數一臨或不逃於壞劫三災一起至延及于禪天在主張此命者亦不能自逃於命焉論而至此又何言哉或曰如子之論人物有定命鑿鑿如此則人亦束手高坐安意聽命而無人事可廢矣國家之禮樂刑政衆人

之修持挽回又何用哉余曰力田投種豐凶則聽之天時體道修身禍福則付之命運不力田而希逢年不修身而圖倖福無是理矣蓋人事即天命也堯舜在位則知命合與王桀紂在位則知命應亡滅痛飲而求不醉冒雨而求無濕則爲不知命矣

又曰夫命惡可以不知哉命固有所懸矣生不可以法延死不可以倖免利不可以力爭害不可以智脫唐宗餌丹砂以求長年反以煩渴而損壽高

騁延方士以祈仙道乃以妖妄而促齡生其可以法延乎單豹奪氣養生而命盡於餓虎伊璠慶脫賊鋒而卒戕于猛獸死其可以倖免乎蚩尤神姦絶力而竟殲于軒轅項羽舉鼎拔山而終隕于漢祖利其可以力爭乎始皇長城防胡而祚盡於二世世宗悉剪所忌而漏網於蘖祖害其可以智脫乎皆天命也世人維不知命故勞心焦思殫智竭力塵緣外擾慾火內煎命盡于須臾而心營于千禩幾伏於眉睫而慮周於八荒欲多取而厚藏則

漁獵生人朘膏血而不顧壟斷一世營窟穴以自封將危人而安巳則所忌者悉殲九族盡于刀斧狐疑者益殺子孫安于泰山忘必至之期騁無涯之欲積萬世之業結屢劫之寃乃或顯取於外而暗消於內智防於此而禍發於彼造物之巧往往出於吾計算之外夫命惡可以不知哉古人恒云義命又云性命義命原非兩物定分所在卽命也知其爲分而安之卽義也性命亦非兩物善惡純疵稟之於有生者卽性也因善惡純疵所感而吉

凶禍福隨之以定即命也王充說命云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故姙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此言人之始生感造化陰陽之氣得氣之清而純者其人爲善良吉祥得氣之濁而駁者其人爲邪惡凶禍此所謂命也所謂禀于有生之初也其說是矣而未盡也若云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則是命悉由父母父母是造物矣若云是月不戒其容生子不備大凶則是命悉由月

令人能慎月令戒容止則盡得吉祥佳命矣若云
命悉由陰陽二氣則氣分善惡兩塗亦止可主屬
吉凶禍福之大略耳二氣氤氳襍然紛出何從而
條分縷析之哉然生人之命寔有至襍而不齊至
定而不易至嚴而不逾至密而不漏者有至富極
貴之人廣厦細旃錦衣玉食名位尊顯受享膏腴
而又壽考令終一生絕不知辛苦艱難爲何物有
傭賤厮養輿皁胼胝而終身不得一飽暖有田宅
不貲泉貨充溢而里巷毛褐一命不沾有紆朱拖

紫榮名軒冕而蕭然清約不異寒素有明智善良登庸而身都卿相有惑愚頑惡沉墮而甘心下流有凝蠢之夫時會因緣富貴而壽考有德慧之士造物若仇貧賤而夭札有狠藉驕奢暴殄天物罔知愛惜而亦竟不乏有藜藿不充其口懸鶉不蔽其肘儉慳錙銖而無無無救貧寠有安居高坐晏然無事而降福自天拱手而得有殫心竭智終日營營所望不過一錢一粟而神明不予或有物敗之有順神養性素講尊生之禮而黃髮兒齒以享耆

年亦有多犯忌諱傷生伐性而倖免苟延並登大耋有酒色婬縱自賊性命而卒夭其天年亦有葆嗇謹守罔敢縱恣而年壽亦不永有蔑理犯法專觸危險而自取凶禍初非不幸亦有擇地而蹈閫戸謹身而飛横之災起於意外有淳謹祇畏力修德義神佑人助終身廸吉亦有盜蹠莊蹻殺人恣睢宜得刑禍而累徼天幸卒逃斧鉞有救人而食其報殺人而償其命天理爲之昭明有無德於人而人德我無仇於人而人仇我衆人之所不喻有

福種于此而報應於彼有業作于甲而禍移于乙
禍福在今日則不能延之於明朝成敗在明朝則
不能移之于今日應令終者雖遇凶禍不傷應凶
終者雖嬰疾病不死應斃正寢者雖行萬里必抵
家應仆道路者雖出跬步必不返應餧死者即鉅
富而遭絕糧應飽死者或一飡而患脹悶應水死
者雖遇火不焚應火死者雖蹈水不溺應兵死者
挾撻不能傷應杖死者刀刃不能害馳峻坂而無
恙反蹶于平坦之塗入深山而避難或轉投虎狼

之喙劉孝標云短則不可緩之于須臾長則不可
急之于箭漏又云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
之志造物于人旣無厚薄私意予奪成心陰陽氣
化混淪布護于兩間生人適稟受之而爲命則窮
通壽夭吉凶禍福亦不過總別分數何自而毫髮
爽富則畀以萬鎰貧則爭其一錢貴則錫之三事
賤則恡其一命成則曲爲扶植敗則力爲撓壞脩
則綿延歲時短則不容晷刻誰恩之而太厚誰仇
之而太薄誰籌之而太精誰網之而太密則釋氏

所稱衆生罪福報應因果之說不可誣矣人之生
死輪轉相尋所作罪福歷劫必受所作必兆其所
受所受必隨其所作作福則受福作罪則受罪作
大罪福則受大罪福報作小罪福則受小罪福報
有福無罪則純受福有罪無福則純受罪先作福
而後作罪則受亦知之或福過于罪則罪不勝福
福力重故而罪亦終不滅先作罪而後作福則受
亦知之或罪過於福則福不勝罪罪力重故而福
亦終不滅賢知而富貴福慧雙修故庸愚而下賤

福慧雙絕故智窮而賢大慧勝其福故愚福而蠢壽福勝其慧故見人而人親不知其所以親宿有緣故見人而人嗔不知其所以嗔宿有寃故名立而人讚以宿世讚人故行出而人毀以宿世毀人故有作而人助宿助人故謀事而人敗宿敗人故擁貨財而不乏以布施故營銖兩而不得以慳貪故爲物所傷曾傷物故爲人所殺曾殺人故死於水火作水火業故死於刀刀作刀兵業故有施於人故食人之報有負於人故償人之債有歡喜而

作緣結綢繆於此生有寃憎而相會尋干戈於一
室以故而作者亦以故而受以誤而作者亦以誤
而受如谷之有响必隨其聲如物之有影必隨其
形如雨灑於簷點滴不差如種投於地萌芽不爽
佛經云歷百千萬刼所作業不亾因緣會遇時果
報還自受此之謂也夫南陽貴士俱當六合長平
坑卒盡犯三刑豈悉由今生之罪福致之哉無以
致之而偶然相聚連肩朱紫偶然相聚駢首黃泌
則受福者何倖得禍者何辜造物何乃大憒憒哉

語有之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若不原本宿生則枉濫無故明明上帝豈應憒然若斯就今生而觀則似枉濫而不辜究宿業而言則有因由而非枉凡情罔測達者知之也世人未生宿因已在故上帝得以豫定其命定以此也儒者所謂命稟有生之初稟以此也不然非有宿因善惡未定人亦何倖而豫注以吉祥亦何辜而豫藉以凶禍則必當俟其人之生後作善作惡何如而吉凶乃可判耳故不原本于宿生則命

稟有生之初之說窮矣知其爲宿生知其爲定命則當念事關前世吾不能諫道在今生我可修省修德之功既勤煩燥之心亦息矣

鴻苞集卷之二十六終

識而者生之人言謂矣知其生為生知其為定命

則當合事開前世吾不能謀道在今生我可修省

修德之功既勤須臾之必亦息矣

論語集卷之二十六終

